

涟漪深处的旧时光

水运往事

□朱根源

江南水乡，流水无声，掬起一捧清水涤荡手足，我看到波光中荡漾着往事，听到欸乃声中藏着历史。在这里，夜航船的桅灯依然明亮，轮船的汽笛声回响，老井边的青草又是一年荣枯。此刻，让我们循着文字的波纹，潜入时光深处。

夜航船

□徐尔

井水荡漾

□陆坤其

我家这口井，是在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建陆状元府时挖的。当时，整个状元府有好几口井，这口井是最大的，它靠近一致堂边上的大灶屋间，大概是过去在一致堂议事后需要就近用餐之人比较多的缘故吧。

镶嵌在井口外的硕大井圈，用整块青石雕琢而成，外形为六角形，内里呈圆形，敦实、厚重、拙朴。经多年风雨侵蚀与频繁使用，井圈外面已被磨砺得光亮溜滑，内侧有数道被吊桶绳磨砺出来的凹陷勒痕。方方整整的井台由青砖砌成，牢固而结实，中间高，四周略低，便于泄水。井圈上备有盖。

那个年头没有自来水，这口井中的水就是周围人家主要的饮用水。由于井与各家的灶头都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家家灶屋间的灶头边都备有水缸，隔三岔五就要打井水盛满水缸，平时就用水缸里的井水。那时打井水是一项基本的家务活。我刚开始打井水时，用的是笨办法：把吊桶翻过来，“扑通”一声丢到井里，只见吊桶在井水中浮上浮下，但将吊桶拎上来时往往只有小半桶水。有一次绳子脱手没抓住，吊桶掉到了井里，铅皮吊桶在荡漾的井水中一下不见了踪影。于是惊动全家，我哥将铁钩扎在长竹竿上，在井里淘来淘去，最后总算钩住了铅桶耳朵，给弄了上来。后来通过不断实践，我逐渐掌握了吊水技巧：拎住吊桶上的绳，把桶放进井圈，下降到水面上时，手腕拉绳轻抖，让水桶倾斜着进入水中，在井水波澜中，水满桶会自然直。再一把把收绳索，将桶提到井口。

记得使用井水也有讲究。那时还没有抽水马桶，每天清晨需要把马桶拎到门口，有环卫工人推着粪车，将粪便倒入车内。我们要把马桶荡洗干净。但这活祖母不允许在井边干，只能在河边进行，而且荡马桶的水不能倒入河中，只能倒在河边的泥地上。一旦要洗的东西多，用水量大时，一般也要拿到河滩头去干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接触多了，熟知了井的秉性，逐渐发觉老井在四季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奇妙感觉——

在春日，我常常发现，深邃的井壁上，不知何时长出了淡绿色的草、苔，平添一抹鲜亮的春意。当我站在略高于地面的井台上，

看着井周围五彩缤纷的花草树木时，仿佛听到了它们欢畅吮吮井水的声音。所以，尽管此时的老井湮没在盎然的春意里，但我知道，它是井畔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源；虽然此时的它默不作声，毫不张扬，但我却能感觉到井水中荡漾着的春意。

在盛夏，在那电扇罕见，不知空调为何物的年代，井水便是最好的降温利器。除了打些井水盛放于室内用于降温，我家更是将井当“冰箱”使用。早上把西瓜、香瓜等放入网袋或布袋，将袋口扎紧，再用较粗的长绳吊着放入井中，绳系在井旁的树根上。等到下午把井水中的瓜捞上来切开，冰凉透心，我们称为“冰瓜”。一致堂隔壁的小店则会打一桶井水，将汽水带瓶浸入其中，发现井水不太凉了就换一桶水。这种汽水称为“冰镇汽水”，颇受顾客欢迎。傍晚，男人们带着小孩在井边冲澡，恣意享受井水的沁凉，女人们每天用井水抹凉席。祖母还会用井水浇傍晚乘凉的路面，驱暑热。而晚上吃的粥，祖母早早烧好后，也一碗碗放入盛有井水的盆盘或脚桶中冷却。最为夸张的是满头大汗归来者，直接吊上井水，凑着吊桶咕噜咕噜大喝一通后，才心满意足……就这样，老井将荡漾在水中的清凉无私奉献给人间。后来，每当盛夏想起此情此景，我的心头便会产生丝丝阴凉。

秋天，老井周围空地上种植的那些蔬菜，经井水的滋润，茂盛茁壮，长势喜人。在这收获的季节，老井继续低调、从容地看着人们摘取果实，笑逐颜开。此时，看着微微荡漾的井水，大家都会由衷地对它产生感恩之心，并默默致以深深的谢意。

隆冬，无论是朔风呼啸，还是气温骤降，老井如老僧入定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荡漾在水面上的白色雾气则告诉我们，它依然忘我而经久不息地喷涌着温热的井水，恪尽职守地释放着暖意，给寒冬腊月里的人们带来温馨的慰藉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井台边用刚吊上来的井水洗萝卜青菜时，井水的温度。

岁月悠悠，那口苍凉凝重的老井，早已结束使命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我却一直不能忘怀它曾带给我们的恩泽和故事。每回忆及那荡漾的井水，我的心也会为之荡漾。

《夜航船》是明末清初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所著的一部百科类图书。而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知道“夜航船”这个词，是读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。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，但好像有天光映照着舱板，看得见摇橹人手中那支巨大的木桨，在水面上撩起亮闪闪的水花”。这就是行驶在星月波光里的夜航船。

其实，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代，乘夜航船是家常便饭，不过我们俗称开夜船。夜航船与开夜船一个意思，如果把前者称为艺术化的用语，后者则是我们乡下人的语言。

“插队，两点钟了，动手啦！”社员金桃在敲我的玻璃窗。我正睡得香，猛地惊醒，披上衣服，拿好准备好的饭菜，立马跟他往河边走去，他带我去杨林塘帮泥。

人民公社的年代，队里一年四季都在想方设法把河底那层宝贝疙瘩弄上来，早春一过，队里就开始割草积肥翻河泥了。从队里出发经盐铁塘再拐入杨林塘有四五里水路，我俩轮流摇船，那条四吨的水泥船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缓缓前行。

月亮钻进云层里，没有照明工具，仅靠水面的波光才能辨明哪是河，哪是岸。第一次摇夜航船，我一直担心“吃草”。所谓吃草，就是船头撞上长满野草的岸。金桃告诉我，不要怕，看准前面发亮的中心地带摇就行了。

早春的严寒气足，料峭的冷风中吹来田野芬芳馥郁的气息，水面上缕缕薄雾向我们扑来。抑或，不是雾在飘，是船在行驶，让人感觉雾在移动。万籁俱寂中，唯有船头击水的啪啪声和船旁潺潺的水流声十分清晰。河岸两边种着蚕豆，只把高的豆莢整齐划一，似列队的士兵，河岸边一幢幢简陋的农舍影影绰绰。

忽然，我想起了中学里学过的《社戏》，迅哥儿和他的小伙伴摇着船去看戏，不也是在两旁长着蚕豆和麦苗的河流中穿行吗？波光里的夜航船和寂静的田野，充满了原生态的美。

划了近两个小时船到杨林塘。借着破晓前的光亮，金桃开始动手帮泥，我只会摇船，他发力将竹竿插入河底时，我就使出吃奶力气拼命摇船不让船倒退，待到网网起水时，我才能松口气。

当太阳西下时，我们把满船的河泥倒入泥塘，岸上有人把一大把的青草往河泥塘里去。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积肥是生产队一年四季都要干的活。队里一条八吨木船，每班四人轮流“开上海”装黑粪，来回约一周。“开上海”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用语，指开了船去上海割草或装肥料，那次队长安排我“开上海”。

一行四人，带了些生活用品起锚出发了。队里称那条船“使篷船”，它有桅杆有篷，顺风时扯篷。风来了，白色的篷布如升旗般冉冉上升，一阵大风刮过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，风帆鼓了起来，一条八吨的空船顿时像装了马达，船头雪浪翻滚，耳闻浪花拍打，一派大江东去的气魄。

可是，大部分的行程还得靠摇

船。四个男人轮流不停地摇，我摇船不在行，专司吊绷。吊绷，就是双手抓住木橹和船之间连着的一根粗棕绳（方言叫“绷”）前后不停地推和拉，让木橹加速摆动。船上的活，除了摇船，还是摇船。

天开始暗下来，初夏的风带着凉意掠过水面，很舒服，风清月皎，似水的月色给河面披上一层银色的轻纱，啪啪的水声中，夜航船摇橹前行。那年头的河道比较窄，南来北往的船又多，为防止相撞，每条夜航船上挂一盏桅灯。桅灯用火油作灯油，用防风玻璃作灯罩。顾名思义，桅灯要挂在桅杆上，但大家约定俗成挂在船棚右边。我们做着机械的摇船动作，手臂越来越酸，眼睛越来越涩，另一组的两人把我们换下。摇呀摇，摇呀摇，也不知行了多少路，没有钟表，也不晓得什么时间。船老大说，明天又是个大太阳，还是夜里风凉多摇摇。

木橹不断地前后滚动，船尾的橹梢像一条黑色大鱼悠闲地甩着尾巴。手臂酸得举不起来，我半躺在船舱里等待着替换“上岗”。船在夜色中平静地行驶，我说：“吃不消了，一直这么摇，要摇到几时？”船老大说：“你第一次‘开上海’不知道，夜里船不能要歇就歇，要找个桥洞或大树下才能安全过夜，天热就是靠摇夜船前行的。”

我睁大眼睛找桥，发现前面有座黑漆漆的大桥，心中不由暗喜，可桥洞两边已经有船停泊了。环顾前后，水面上星星点点的桅灯越来越少，可我们还没找到归宿地，于是只好不停地摇。“依——呀，依——呀”的欸乃声在夜里特别刺耳。船老大在橹槽里加了些菜油，声音柔和了一些。终于，前面那座桥下没有泊船。船老大说，好！今晚就在这里歇吧。

第二天船过黄浦江，在上海军工路码头装上黑粪后开始返航。为了早一点回家，白天拉纤，晚上摇船，可是这与来时不同了，夜航船吃水深，只能慢吞吞向前滑行。“水重了，橹声变得更响。”空船时我们走绷摇，所谓走绷就是两个人同时向前走一步，把橹推出去；紧接着同时后退一步把橹拉回来，这样人省力，船速也快。但是前舱与后舱都装满了黑粪，脚不能来回走动，为提高船稳定性，只能用腰部力量靠双手推拉，让船平稳前行。这种动作就是我们在沙滩上看到船娘摇船，脚不动扭动身体和挥动手臂的动作。

夜航船似一头负重的老牛慢悠悠前行，夜风里带着阵阵臭味，呛得人头晕眼花。所谓黑粪就是阴沟水，那个年代缺少化肥，阴沟水都是农民的宝贝。

整条船都被臭味笼罩，太阳一晒，臭得更厉害。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习惯，说也奇怪，一天到晚都是这个味，慢慢也习惯了。船上的活很累，饿了也不管臭不臭了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一周后，船又回到熟悉的岸边。

随着农村的飞速发展，农民早就不再“开上海”了，当然也见不到灯光橹声里的夜航船，听不到声声欸乃了。

好久没光顾北门青石桥了，一路上桥面，就要先去问候桥下流水。盐铁塘水自北而来，在信义公米厂门前奔北水关门不顾而折转90度往西穿桥而过。在太仓建材厂处再折转90度往南，经西吊桥后继续折转90度才匆匆西奔下七浦而去。盐铁塘水借道护城河两次大折转，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字母“Z”。桥下河流曾是沿河人家的“母亲河”，用清澈甘甜的河水滋养我长大。从桥下流水的倒影中，我看到了以前轮船拖着长长的轮队穿桥而过的景象，至今耳边还回响着当年轮船穿过桥洞时拉响的汽笛声。从潺潺的流水声中，我隐约听到了以前人们常说的那句“交通运输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官”，想起了与之相关的许多往事……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青石桥还是一座高高耸立的青石环龙桥，而不是现在脚下这座徒有虚名的水泥梁桥。它曾雄踞于北门外水陆交汇点上，贯通南北陆路，连接城乡交通，是人们进入北门的陆路要道。每天从桥上攀上登下的贩夫、船工、菜农、商贾，还有附近北郊小学的读书郎络绎不绝。再看桥下，槽浆欸乃的木船刚出桥洞，汽笛声声的火轮又抵桥下。就是那高矗的石桥，匆匆的流水、如织的行人、如梭的舟船，曾经绘就了一幅繁忙流动的太仓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站在青石桥头西望，两岸石驳俨然，石栏齐整光滑。河道宽阔，河水清澈，可眼前再也看不见欸乃的槽浆和百舸争流的盛况。遥指南岸，曾记否，那里原是太仓轮船公司专供乘客上下客轮的码头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若经受不住汽车的长途颠簸和令人作呕的汽油味，可在此乘坐客轮。在城里上学的学生或到周末、寒暑假回家，有不少也选择乘坐客轮。那时，太仓轮船公司是向县内各乡镇辐射的中心码头，也是太仓联系上海、苏州等外埠的水路枢纽。

轮船公司往东约百米之外，有一座两层大楼，那便是1976年成立的太仓航运公司。该公司鼎盛时期，拥有职工1200人、轮船16艘、轮队12个，还有不少运载量50至80吨的铁壳拖驳船。直到1999年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，该公司才无奈地走完了它的辉煌创业路。

再看桥西北岸，曾记否，那里曾是太仓红旗运输联社所在地？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，那里可是太仓水运业的“总指挥部”和“船民聚居地”。有大约数千名水运职工以及家属曾在那里工作、战斗或者生活、学习。联社职工为太仓的水运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，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谱写了一页页辉煌的太仓水运史。

红旗联社下辖多个运输社，如城厢运输社、航班运输社、轮驳运输社等，其中太仓轮驳社贡献超群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其发展巅峰期。其时，该社共有男女职工110人左右，拥有4艘拖轮和3个轮队，其中2个轮队经常往返于太仓和太湖西山、太仓

和上海之间，还有1个轮队长年往返于太湖西山和上海钢铁厂之间。

就是太仓轮驳社把许多工业原料，像煤炭、化肥、石块等大宗物资从上海、苏州等地源源不断地经过青石桥下运抵本县各乡镇，支援全县工农业生产，并把本县大量农产品，像粮食、棉花等大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沪、苏、锡、常等大中城市，把太仓大批优质大米（当时以“中国大米”的名义）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，再从上海发运至越南、阿尔巴尼亚、古巴……

和红旗联社合署办公的是太仓交通局水上航运管理所（即航管所）。凡是航道上发生的交通事故，双方船户在争辩无果的情况下，都会找到航管所要求按章评判、秉公裁决。我记得，当时经常处理此类案子的“包青天”是一位名叫李壬水的办事员。他凭借通晓航规的专业功底、“抽丝剥茧”式的分析能力，很快就从双方陈述中评判出肇事方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并规劝受损方切忌冲动，要克制和宽容。他以敏捷的思维、出众的口才和通情达理的处理方案，让肇事方诚恳认错，使受损方得理也知让三分。

每年新粮上市，盐铁塘河道便繁忙起来。你看，满载“中国大米”的轮队像一条巨龙由北而南逶迤而来。“长龙”行驶到信义公米厂门前突然九十度转弯，直奔青石桥而来。此时是考验船老大驾船技术和各位船工应变能力的紧要关头。船老大既要照顾后面拖船不撞上北岸石驳，又要保证南岸人家的房屋安全。你看，南岸民居鳞次栉比，有不少人家宅基难求，干脆濒水竖桩，临河筑楼。有诗为证：“清水绕城过，人家尽枕河。”

运粮船队经过时稍有疏忽，危险便会一触即发。那时，轮船除减速慢行外，还需不时鸣笛以警示来往舟船避让和后面拖船注意。你看，后面拖船船头上，船工纷纷甩出粗壮的竹篙，并麻利地用棕绳紧固竹篙，使船身远离北岸石驳；你听，各位船工手中的竹篙被棕绳勒紧后发出的“嘎嘎”声，让人听后既紧张又担心。南岸那些打开窗户探看的妇孺老人和北岸路人的惊呼声、喝彩声此起彼伏。那时，倘若你正好站在青石桥上，恭喜你，一幅正在紧张上演的《轮队运粮图》就送你你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有一句话很流行：“要致富，先筑路。”从此，陆路运输取代了水路运输。太仓老城区改造后，盐铁塘直接往南穿城而过，原先必经的青石桥成了无人问津的“弃儿”，原本繁忙热闹的“黄金通道”从此寂然无声。

孔子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”诚哉斯言。我也到了该和青石桥和桥下流水告别的时候。别了，青石桥，——曾经见证过许多陆路和水运故事的青石桥依然默默无语、毫无怨言；别了，桥下流水，——曾经滋养过我的“母亲河”依然不分昼夜、不知疲倦地流淌着……



墨 | 妙 | 亭

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